

问问莫言老师，您呈现的不太像父亲的父亲，是您的时代观察吗？

莫言：我觉得文学作品中的父亲形象一直都受到了严峻的挑战，西方作品有审判父亲的情节，我们上世纪80年代的作品里也有大量“审父”情节。我一直在小说里赞扬女性，西方甚至有评论家说我是女性主义者。在我的生活经验当中，每当碰到重大困难的时刻，女性会比男性表现出更加强大的力量，父爱跟母爱相比，质量是不一样的。遇到大事的时候，女性往往可以用巨大的牺牲精神抵抗住外来的压力。女性身上表现出的力量，是使我们这个社会得以稳定的重要因素。

于和伟：我觉得其实不用谈父亲，应该谈人。在我的认知里，人物是否有魅力，取决于他内心的纠结程度，内心矛盾越激烈，戏越好看。就像《鳄鱼》里的单无惮，以及《二手杰作》里吃儿子血馒头的父亲，且不说他是不是父亲，人物本身的冲突越激烈就越好看。

毛尖：没想到于和伟老师这么正派。其实现在很多时候，于和伟老师在以鬼畜方式被年轻人拥抱着，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？另外网上流传着很多不是莫言说的“莫言语录”，对此莫言老师想说什么？这些是否已经构成了时代戏剧的一部分？

于和伟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但吐口水视频和“接着奏乐”是挺好玩儿的，上次我过生日也差点用了吐口水的视频。很多时候创作追求的是有意思，没有意思就没有意义了。

莫言：我怀疑“莫言语录”有一部分是毛尖写的。我觉得网上一些文章写得真好，以我的名义发表太可惜了，出版的话没准真能畅销。

当年流传的爬墙头故事，我现在想想应该是虚构的。
尽管现在墙已经不存在了，但是文学的墙、心里的墙还存在。

当然里面也有很多很坏的句子，比如流传甚广的“莫言说：‘我只对两种人负责，一种是养我的，一种是我养的’”。很多道德批评家说我境界太低了，太自私了，批斗得我体无完肤。但后来一想，这些跟我没关系啊！

雷小雪：可以看出两位老师都特别包容，这种包容给了自己宽阔的创作空间。另外想问一个问题是，人生有很多阶段，现在是二位觉得舒适的状态吗？另外能否给处于现阶段年轻人一些建议？

莫言：不是很舒适，但也只能这样了。我现在年近古稀还能到处奔走，拿着手机拍拍照，还能练练书法，写写自由诗古体诗戏剧，包括《鳄鱼》这本书的封面也有50%是我设计的。这些广泛爱好是时代造就的，比如我从没想过自己会成为一名摄影爱好者，那是因为有了华为手机。

于和伟：没有舒适的时候，只有努力寻找让自己舒适的过程。我觉得再不舒适也比不知方向不作为要好。只要敢经历，喜欢经历，就好了。我想用一段台词给年轻人一些建议，“我们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责任，爱这片土地，爱这个国家，让我为这个国家做一些自己能做的事”。

毛尖：我们最后让莫言老师与华师大发生一点关系。开头校长特别谈及了80年代文艺青年们在华师大轰轰烈烈的“爬墙头”运动，今年9月华师大罗岗老师还在他的新生欢迎辞中，特别引用了您的墙头

名言。想问问您，当代文艺青年，其实已经没有墙头可爬，所有萌芽期的小小不轨，都会被马上剿灭，时代变得越来越正确，文艺青年的戏剧舞台在哪里呢？我们华师大不算这个时代最后的文艺堡垒？

莫言：从去年建立了中国大学创意写作联盟，这个联盟的本部在华师大，我还是名誉理事长，题了牌匾，这说明我们还在创造很多新的文学事物。我前两天发表了一个演讲，名字叫“文学教育与青年写作”，我们要努力打破“大学不培养作家”的说法，希望更多热爱文学的人能在大学受到文学教育，最终成长为作家。华师大能够挑起这个重任，我深表赞赏。当年流传的爬墙头故事，我现在想想应该是虚构的。尽管现在墙已经不存在了，但是文学的墙、心里的墙还存在，就像华师大的姑娘还存在一样，毛尖就是一个代表。

毛尖：太肉麻了，我也要受不了了。现在进入最后一个问题，莫言老师曾经用“睡眠少、饭量大、体力好”形容自己。那你们能用三个词形容对方吗？

莫言：演技好，心灵美，长得比较普通。我对别人的最高赞美就是长得比较普通，真正伟大的表演艺术家不靠颜值吃饭。

于和伟：莫言、无形、顽皮。我觉得莫言老师无法被定义，而且就像莫言老师说的，童心未泯才能保持艺术青春。■